

台湾作家 陈映真 手稿

鲁迅先生逝世后一年的1937年，我在日本殖民地台湾出生，但先生竟影响我一生的道路和命运。1950年韩战爆发。美国武装介入中国内战，在冷战与内战的又重构造下，台湾施行极端反共的戒严体制，彻底肃清政治异己，禁绝三十年代以降进步文学家的作品。阅读持有鲁迅先生的书就可能遭破身亡家的恶运。

正是在这险恶的环境下，我偶然又宿命地读到了鲁迅先生的著名小说集《呐喊》。

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逐年加深了对于先生作品极深刻的思想感情与审美的理解，并且在苗书店渐之找到了《彷徨》和^{先生}其他作品，也渐之看到了茅盾、巴金等三十年代中国作家的作品，从而彻底地改变了我的的人生观和世界观，在孤独中燃烧着激情，眺望着鲁迅为之奋斗的新生祖国。

因此，1968年我的入獄，是我自少年時代不斷馳
讀魯迅先生的必然結果。但我對魯迅先生一仍恆抱
着與年齒俱增的崇敬。因為魯迅先生在荒蕪的反共戒
嚴的年月給了我堅持理想、勇敢地生活和鬥爭的力量。
而在反民族的「台獨」邪說橫行，民族認同白痴化的
當下，正是魯迅先生的偉大作品，給了我永不動搖的
民族歸屬，也正是魯迅先生的偉大思想，給了我
毫無疑義的光榮的祖國！

然而，對於魯迅先生，我絲毫沒有學術性研究的
業績。因此，今天猥蒙北京魯迅博物館館長孫郁
先生頒給研究員稱號，感到十分惶恐，却也感到
十分榮幸。這是我將十分珍惜的榮譽。我謝絕孫
郁館長。我謝絕魯迅博物館。

謝絕各位！